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卷四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由身而至於一家由家之九族而至於百姓由百姓而至於萬邦而成時雍之化風俗大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然則象言交相愛何哉墨子曰天下之

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子不愛父弟不愛兄臣不愛君
父不慈子兄不慈弟君不慈臣而天下亂矣是天下之
亂起於不相愛則天下之治由於交相愛雖然猶有說
家之人吾愛之塗之人吾亦愛之然而吾愛塗之人終
不若吾愛家之人者何也則親親之說也親莫親於父
子父父子子則愛之本立兄弟夫婦足以包之故曰家
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一言父母而兄弟夫婦君臣
之道皆備矣莊子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故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三月嬰兒弗知欲弗知惡而慈
母之愛喻焉誠也其交相愛而不可解者莫知其然而
然一毫人欲不得而參皆出於天命之性故曰立愛惟
親親者愛之本也培其本而發榮滋長油然而不
可遏推而放之南海北海東海西海而無不準由是保
四海而和萬邦猶運諸掌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非交相愛而何後儒獨言夫婦
失之然則如何而後可謂之交相愛交相愛者嚴之謂

也嚴生於敬敬生於誠惟敬惟誠而後可謂之交相愛
婦子嘻嘻是交相瀆也非交相愛也故寧失之嗃嗃毋
失之嘻嘻初九閑有家悔亡惟能閑之故能愛之上九
有孚威如終吉而象言反身者家之本為身身之本為
親欲順乎親先誠其身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不順
乎親焉能交相愛乎傳曰一家二貴事必無功夫妻東
政子無適從家人之義陽為主而陰順焉故二四兩陰
爻皆稱順言順乎陽也必合觀四陽爻而後家人之義

乃備然則愛何從生生于仁莊子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仁道至大孝特其一端豈足以該全體莊子之言仁當矣至仁無親天之道也立愛惟親人之道也然其言一出焉一入焉去疵而取醇雖聖人不能易也墨子之言愛吾亦取之然謂愛貴兼不貴別則悖矣墨子焉知愛之本哉

九二遇至于巷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巷者宮中之道宗者門內之牆九二至上象噬嗑故曰噬膚

九二遇于巷六五合于宗噬膚言其合也一遇一合其象昭然舊說皆誤訓宗為黨尤失之或問曰臣遇君取象於巷何也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巷一作衙與縱協

詩云其

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然則家巷者室家之壺也言夏康娛樂放縱不能福祚子孫所謂用失乎家巷者以此周語云壺者廣裕人民故毛傳訓壺為廣言必人民廣裕而後子孫常

保其福祚焉遇主于巷者君臣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
流廣裕人民之謂也然則後儒謂遇於巷者委曲相求
其說非歟非也孟子曰達不離道爰言巷象言道巷非
道而何故廣足云巷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何委曲之有
如必委曲相求而後得遇則失其道矣故曰遇主於巷
未失道也說者以巷為委巷不亦異乎君遇臣取象於
宗何也宗在廟門之內喪禮毀宗由宗而出易象厥宗
由宗而入是以湯得伊尹齊桓公得管仲皆被之於廟

焉戰國趙襄子亦舍張孟談於廟此之謂宗君遇臣故有噬膚之象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噬膚者言其往必合也故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君之於臣生則受命於宗死則配饗於宗是為宗禮亦曰功宗功臣從祀謂之功宗詳見洛誥說者失之又多士曰臣我宗多方曰臣我監說者以臣我宗為宗周則臣我監又何說乎宗與監同皆指有周御事春秋亦有宗卿之名古者君謂臣為宗明矣睽之二五兩爻失正

得中陰陽相應其事同其志通故不言睽老子曰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委曲相求所謂徑也豈君子所由之大

道哉

沈約宗書謝晦傳云徐羨之傅亮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宗臣猶宗卿卽書所謂功宗也漢之

蕭曹晉之羊祜齊之王儉梁之徐勉皆曰宗臣或云同姓之臣誤矣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一作壺昏禮設尊是為壺

尊說設通揚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測曰家無壺

無以相承也然則設壺者婦承姑之禮歟三至五互坎

坎為盜故稱寇始以為寇也故先張之弧匪寇乃婚媾

也故後說之壺始則拒之如外寇終則禮之如內賓言
始睽而終合也或曰說弧說讀為稅史記功臣表栢至
侯以說衛入漢注云說音稅稅衛謂軍行止舍主為衛
然則說猶舍也弛也一弛一張疑之象也俗讀為脫誤
矣載鬼一車亦象其疑睽互坎為狐狐禡獸鬼所乘故
曰載鬼又象魂車士喪既夕薦車注云今之魂車載而
往迎而歸如慕如疑所謂見乃謂之象者以此象傳曰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睽極則羣疑生故宋光宗惑於其

后積惑成疑積疑成疾父子至親有若仇讎是時孝宗
為太上皇居重華宮光宗不朝羣臣上疏迭諫至於挽
裾揮涕扣額流血而終不從太常少卿詹體仁因陛對
引易睽孤之義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
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蓋人
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湮鬱煩憤若不可
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有如遇雨不勝和悅
而條暢焉愚謂積惑成疑似是而非此黎丘丈人之象

也梁北黎丘有奇鬼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中丈
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
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豈不慈哉我醉
汝道苦我何故其子觸地而泣曰孽矣無此事也昔者
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丈人曰謔此必奇鬼也我固嘗
聞之矣明日將復飲于市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
真子往迎之丈人望見以為奇鬼也拔劍刺而殺之夫
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真子則物之真似孰能辨之哉

見豕非豕也似豕者見鬼非鬼也似鬼者見寇非寇也
似寇者故曰使人大迷惑者必其物之相似者也不能
辨真似焉能免羣疑君子之學必先辨惑以此睽上火
下澤繫辭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虞仲翔曰離人之辭也
火性枝分故多疑書曰無若火始燄燄燄者其勢未
盛乍退乍進猶人心不正羣疑之狀遇雨火息則羣疑
亡澤為雨故曰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必坎而後為
雨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說文蹇跛也跛不能行弱足者居故利於止蹇蹇則跛之甚矣盲聾跛蹇維躬之故周公曰非也天步艱難故蹇而又蹇豈躬之故哉然則六二以中正之德居蹇難之時其猶公之東乎公之東也遠則二叔流言近則召公弗悅成王亦且疑之矣故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跋猶躡謂之躡蹇卽躡謂之躡躡與踳皆蹇之象也言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蹇而又蹇矣然而老狼不失其猛猶

周公不改其常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遜於東都碩大膚美其赤舄之舄几几然不改其常度也王臣蹇蹇亦如之故雖蹇蹇而終无尤者以此說者謂蹇有

兩坎故曰蹇蹇失之矣蹇蹇猶蹢蹢太元曰勞蹢蹢躬

殉國也

蹢七約切行兒

說文蹢者長脰行又躡也蹢也蹢也與蹢囊

義同坎象險本無跛象卦名蹇者見險而能止故卦以冥名躬猶身也反身修德德積於躬何尤之有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蹇初至五皆不言

吉凶獨言上吉者蹇終則行險終則平難終則解故蹇以吉終焉初三四上皆曰來來謂反身譽與碩皆言德也五得中故修德而朋來三道窮故反身而內喜見險

者自崖而反當位者恃輦而行

連古輦字

其近而相得者歟

說文反身為𠂔𠂔者歸也然則來反謂來歸也春秋書季子來歸季子之來歸也魯人喜之故象曰內喜之也易取象於虎之文詩取興於狼之猛說者以爲擬物不倫如其說必取諸麟鳳而後可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狐者隱伏之獸隼者高顯之禽故蛇山

之穴羣狐為之祥崑崙之丘鷹鷂為之宅隼者鷹鷂之屬獸三為羣三狐者羣狐也二隱伏故稱狐上高顯故稱隼黃者中也矢者器也得黃矢者人也卦象坎弓離矢其器成矣君子藏器於身成器而動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以二上皆稱獲也繫辭獨言上者卦之解悖始於二成於上又上卦為震故成器而動獨舉上爻其實兼二二上皆解悖之人卦二陽為朋四位未當二得中道故二為卦主上之獲本於二之田獲狐射隼田之功

也解其悖則小人退小人退則朋至斯字故曰有字于
小人四往得衆二來得中獲狐射隼夙往有功言无事
宜靜有事宜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王弼謂已事遄往事已則
往不敢宴安已事非事已顛倒經文後儒謂輟所為之
事亦以意說而無根據愚按大戴禮曰不習為吏而視
已事

而作如
古文通

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則已事謂先王已行之事

周語所謂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此之謂已事戰國策張孟談曰觀成事聞徃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事者已事也故天子為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凡所獻所箴所賦所誦皆已事也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謂酌損之者如此蓋已事而不酌損猶膠柱鼓瑟必不可行焉能无咎乎而尤貴於徃者事已成而欲追改

之令已出而欲復反之則無及矣且當損下益上之時
事之幾微間不容息亦不可以不速損下益上其道
行利有攸往故遄往无咎已事一作祀事亦通祀事酌
損者所謂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後儒謂功成則速去
往訓為去似未安且旣去矣又焉用酌損哉已事當讀
斷遄往无
咎為句從來誤讀故正之象曰已事遄往
是合兩句而兼舉之象傳之例皆然也

六二王用享于帝吉孔子曰益正月之卦王用享于帝
者言祭天也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
為一

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一體當是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

之正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正月泰卦用事用事者辟卦也益當泰之九三其

說本先漢諸儒而後儒以其出乾鑿度為不可信愚獨有取焉王嗣輔用其說而益暢之謂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體柔當位而應巽為享帝之時後儒亦以為卜郊之吉占則其說為必不可易矣或云隨上升四與益二皆同非也升十二

月之卦隨二月之卦升者謂陽氣升上陰氣欲承隨者言萬物隨陽而出皆指文王修積道德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升六四蒙澤而承吉

四互兌

九三可升處王位

臣民順德享于岐山為報德也隨上六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之文王齊民以禮正民以義有似拘繫維持之象當時莫不隨從咸悅其德故曰王用享于西山然則隨上升四與益二迥異彼云西山岐山明指文王此云上帝則夏正郊天信矣其說皆出乾鑿度可

以其緯書而廢之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字中行告公用圭管子曰大
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澤之
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謂有之
身也恭遜敬愛之道非所謂有字中行歟反諸身而誠
告諸公而從矣然則凶事而曰用圭何也凶禮有賵賻
贈含含者執璧將命賵者執圭將命皆西面坐委之宰
舉璧與圭此凶事用圭之禮將命所以告也諸侯相含

且賄故曰告公用圭賄賄贈含亦所以益之益不外來
由中而出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惟其誠而已故曰有孚
中行孔子弔舊館人之喪主人盡哀孔子亦為之出涕
乃命子貢說驂而賻之蓋以恩雖輕惡夫涕之無從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不誠無物固有之者
誠也上益下以誠故曰有孚惠心三與五同功三多凶
故稱凶事六居三其柔危亦凶事之象以其同功也故

三五皆曰有孚

爻稱凶事則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皆凶事可知如諸儒之說則爻辭前後不相

貫穿矣以禮解易乃以經解經後之學者詳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初在下卦

之下故象趾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吝

四在上卦之下故象臀倒

姤為夬故姤三夬四同象下卦乾也健而決上卦兌也

說而和二者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故初失之壯四

失之柔能合之者其惟二歟兌為羊四牽之羊性善羣

一雄為主舉羣從焉俗有壓羣之目北人謂之羊頭故

儀禮士相見注云羔取其從帥言一羊帥於前衆羊從
於後然則下有三陽九四帥之之象也詩云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謂牧人掌之
有道既堅既彊不虧不疾故能指麾如意無不順從九
四牽羊或進或退其權在四故曰悔亡乃四不能止又
不能行首施兩端次且不決焉能无悔哉陽稱光明四
不明者位不當五未光者揜於上也四之次且猶五之
覓陸覓古莞字
陸古睦字皆喪其健矣小人在上欲其決而去之

吾知其難也和為美德以健輔之則合於中行故曰中行无咎二五皆得中五不及二者豈非揜於上六喪其健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虞仲翔曰莧說也兌為說莧讀為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也按古論語莧爾而笑唐石經改莧為莞陸氏釋文云莧華版反今作莞則仲翔訓莧為說信矣古睦通作陸見漢唐扶頌及嚴舉郭仲奇兩碑陸氏釋文亦曰陸蜀才作睦親也通也五與

上比故稱陸莧陸者笑說見於面所謂健而說決而和
與九三壯頗有愠相反壯頗者不和有愠者不說三獨
應上有獨行遇雨若濡之象而其貌不和其心不說言
雖與之同終不為其所惑也故象曰終无咎莧說而陸
和合於卦德明不用壯故曰中行然君子之待小人不
惡而嚴未聞以說陽說陰陰惑陽明五為上所惑故象
曰中未光凡陽稱光則五之光上揜之矣爻言莧陸者
所以戒之言中行者所以勉之三五皆繫以无咎而一

失之壯一失之和皆不若九二之惕為得中道則知五
之无咎乃勉之之辭言中行則无咎苟一於和則非中
行矣焉得无咎乎坎五亦云无咎而象言中未大者以
此說易者徒觀彖而不觀象故失之韓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嚙一笑嚙有為嚙笑有為笑俳優侏儒左右近
習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
以移主心故人主一嚙一笑能探其隱而得其情然則
五之覓陸上能探而得之乃能惑而移之此漢之石顯

所以惑孝元也上之爻辭曰无號終有凶蓋為衆陽設
戒言九五至尊獨親於上且悅而與之和焉則雖九二
惕號九三有愠安能免於凶哉彖傳曰剛長乃終而象
傳曰終不可長其戒深矣切矣可不慎乎可不懼乎說
者謂覓當作覓說文覓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讀若九兌
為羊故有此象山羊而在陸失其所矣然覓從見不從
兔足好事者為之也又云覓陸卽商陸尔足謂之遽葛
艸也枝枝相值葉葉相當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覓陸

其物有毒陽中之陰其味酸辛其形類人用以療水其
效如神上陰象之又云莧陸二物莧者馬齒莧陸者商
陸漢儒舊說後儒從之以小草喻小人其說近是然其
物柔脆決而去焉一手之力耳又焉用字號有厲其危
乃光哉以此一陰乘五剛非其類也

唐扶頌曰耽經史
今履仁義內和陸

今外衮卦嚴舉碑曰慈順博愛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
崇和陸嵒以仁洪氏皆釋云碑以陸為睦然則漢隸睦
皆作陸矣故仲翔曰陸和也自是正義確然
無疑今人不講小學罕見古文故不信其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舊解位極乘陽故終有凶非也有凶

指衆陽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
矣彖傳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故九二惕號者以此一
陰在上以臨衆陽脅制至尊膠固内外其位高其根牢
高則莫能及牢則不可搖而衆陽在下決之似易實難
似順實逆雖羣賢同心協力有如河中之木泛泛東西
而一陰獨立王庭之上有敢訟言誅之者言未出口禍
不旋踵故彖傳謂之危九二以為惕上六爻辭特為之
戒曰无號終有凶此後漢竇游平陳仲舉之象也上六

象宦官後漢宦官之禍烈矣天下賢人君子皆罹其毒
游平以太后之父而秉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志而仲
舉為太傅亦素有謀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
頸企踵思奮其智力如夬五陽共欲決去一陰之象而
陳寶易而无備不知警戒以為之防二人嘗共會朝堂
言及中常侍曹節等濁亂天下共欲誅之游平深以為
然仲舉大喜以手推席而起由是上疏太后且云願出
臣章宣示左右並令諸姦知臣疾之不以為危而沾沾

自喜故其輕脫若此非所謂无號終有凶者歟及誅洩
曹節等矯詔殺游平而仲舉聞難作與官屬諸生拔刃
突入承明門曹節之黨共圍而執焉黃門從官騶咸蹋
踰而詈之曰死老魅卽日害之則无號之凶至是而益
驗矣故聖人特於夬之上六為衆陽設戒至深且切者
誠危之也彖傳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後漢何
進之象歟進亦欲誅宦官而力不能乃召四方猛將及
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是時望氣者以為京師將有

大兵咽宮流血而主簿陳琳入諫謂將軍總皇威握兵
要乃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從意更
狐疑此夬四爻辭所謂其行次且聞言不信亦為宦官
張讓等所殺而進西召前將軍董卓至京師漢遂亡矣
漢不卽亡於無道之桓靈而亡於召寇之何進故夬之
彖辭明著卽戎之戒焉然則剛決柔何道而能決去哉
君德光明柔邪自息九五中未光故上六終有凶終有

凶者若陳竇之无號何進之召寇適足以亡天下而已
老子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夬之象也柔勝強弱勝大
是以聖人危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詰四方詰或作詰傳寫之
訛鄭康成王肅本皆作詰釋文音起一反止也謂禁止
奸慝姤一陰生姦慝將萌之象故禁止之書曰度作詳
刑以詰四方謂禁止四方之姦慝也晉易亦作詰案晉
冬夏二至寢鼓兵議曰夏至少陰肇啓殺氣始興否剝

將至大戚方來宜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
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殊休戚宜
異寢鼓之教不宜同也後漢魯恭曰夏至之日施命令
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豈其然乎陽宜助陰宜止一
陰初生止之非助之在冬欲靜在夏毋躁巽究為躁卦
毋躁者所以止之非所以助之也故曰百官靜事毋刑
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若不清靜與人為病
故當定之定非止而何防姦於隱除慝於微亦惟靜以

金一八ノ
卷四
鎮之乃云鳴鼓開關興兵駭旅失之已甚矣仲夏之月
門閤毋閉順時令也乃反止四方之行者亦失之其職
在匡人后以施命者所謂匡人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
慝使無敢反側以順王命也然則后施命匡人達之故
姤卦取象焉

姤初六象傳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說文牽引前也象
引牛之縻又曰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
妻服於夫子服於父故謂之牽言能屈服之牛雖大物

而性柔故為人所牽引五尺童子亦能服牛蓋得牽之道也如失其道則小物猶不能服况大物乎母曰羸豕其形甚尪中懷決躁不可信也倘以其蹢躅不前而信之則引之漸進其後將不可制矣坤為牛初之象上其角也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內經曰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能屈服之則貞而吉故萃二曰引姤初曰牽引與牽屈而服之之謂也

陽盛則躍陽莫盛於乾初潛二見三行至四而躍盛陽之氣躍而上焉孰能遏而止之哉陰不能躍蹢躅而已初陰始凝羸然弱也卦目為壯而爻亦有戒辭者蓋陽壯於四陰壯於初故四陽盛躍曰大壯一陰蹢躅曰女壯虞仲翔曰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蹢躅者舞之象也一說蹢躅曰牽玉篇云蹢躅猶蹢躅行不進謂引之乃前蓋牽之象故曰柔道牽言陰不能獨進必待陽之引而後進陰之為害也陽實使之然唐之武后在太宗

時不過一宮人耳非得高宗寵而貴之且縱之使逞其
意焉能為害於天下哉然則柔道牽者聖人非徒抑陰
乃所以戒陽歟說文蹢躅為住足賈侍中說足垢也姤
之言垢亦象豕形說文彙者礙不行从車引而止之車
象馬鼻與牽同意牽者非進之乃止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賓非衆之謂謂一陰生之月
陰為主而陽為賓故五月之律名蕤賓參同契曰姤始
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

十二消息
井當夏至

午為蕤賓賓服於

陰陰為主。人月令高氏注曰：仲夏陰氣萎蕤在下，為主。陽氣在上，為賓。此之謂也。不利賓者，陰浸長成，遯成否。成剝而陽實有不利焉。二能包而有之，則害不及賓矣。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蛇與魚皆陰象，殺蛇包魚，天道扶陽抑陰之義也。賓訓為衆。吾未之前聞。一說賓謂四也。五君位，四賓位。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四承五。五賓而禮之，故曰賓。何以知之以觀四知之觀？四謂之賓，故姤四亦謂之賓也。公食大夫禮賓。

朝服如聘卽位于大門外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所謂賓而禮之者如此及俎入饗用腥有元酒腥魚食用孰故魚腊飪載體進奏

奏者皮膚之理魚

七縮俎寢右是古饗賓食賓皆以魚矣四應初爻四正當賓位宜有魚二比初陽為客雖不當位包而有之未大失也故无咎公食魚七而姤惟一魚為二所包焉得兼及四乎故象曰義不及賓也二為不速之客四為苟敬之賓一有魚而一无魚有魚者无咎則知无魚者必

凶矣言饗食賓客故初象魚以陰陽言則初民象也无
魚猶可无民可乎故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乾上无民
故動而有悔姤四有民而遠之故不言悔而直言凶九
二包魚九五包爪陽包陰也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陰
包陽也聖人一抑之一扶之否二曰不亂羣否三曰不
當位抑之也有戒辭焉姤二曰不及賓姤五曰不舍命
扶之也有危辭焉姤二非其有而有之占曰无咎然則
齊之田氏厚施於民民歌舞之亦可謂之无咎歟非其

有而有之曰竊田氏竊國者也焉得无咎雖然猶有說
齊君厚斂其民與之為讎盡驅而歸之田氏則田氏之
得民又誰咎也九四无魚直謂之凶可矣而曰起凶者
言四之民四自遠之非人奪之則四之凶四自起之非
天作之民可近不可遠遠民所以起凶嗚呼為民上者
奈何不懼

九五含章有隕自天陰不可无陽陽亦不可无陰故剝
必有復夬必有姤陽明曰見陰暗曰含復則天地之心

見於初姤則天地之章含於五彖傳曰天地相遇品物
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指九五也故曰九五含章中
正也乾上以无民而有悔姤四以遠民而起凶天命在
民心民心離則天命去矣民心之離也四自遠之則天
命之去也四亦自舍之九五大中至正民心離而復合
天命去而復歸故有有隕自天之象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乎責命于天是為舍命蓋有志焉君子不謂命也
志能立命命自歸之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以杞

包瓜未詳孔子之所不言則我安能言哉或曰天子樹
瓜華不斂藏之種也上不斂藏則下無厚斂以厚斂之
民而遇厚施之主猶渴馬見圃池誰能禁止之此齊景
公及簡公之民所以盡歸田氏也天子之圃杞柳為藩
惟樹瓜華而已言不畜藏與民爭利故民心不失而天
命復凝者以此一說杞象陽瓜象陰杞包瓜陽包陰之
象虞翻謂乾圓稱瓜失之在木曰果在地曰蓂故剝上
象果姤初象瓜地毳圓瓜象地杞包瓜者猶以槁皮裹

松脂也坤為文乾包坤故有含章之美乾之姤五天位
故曰有隕自天言君降自天然墨子非命篇曰昔者三
代之暴主耳目之淫心志之辟內沉於酒外娛於田以
亡天下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且亡三代之窮民
內不能事親外不能事長惡恭儉而好驕淫貪飲食而
惰從事使身有飢寒之憂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
且窮仲虺之書曰我聞有夏人矯有命布命于下帝式
是惡冀喪厥師

冀喪一作用闕一作用爽闕與爽
猶喪也偽孔傳訓爽為明失之

以無

為有故曰矯若果有命豈謂矯哉太誓曰紂夷居不肖

事上帝棄厥先神禋不祀乃曰我有命母僂其務

說文癡行

僂僂一曰且也今作罔懲其侮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言紂歸之命天命

亦棄之志不舍命者人定能勝天也

一說以杞包瓜者猶太元所謂蒼木

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也蒼木謂杞流謂下垂瓜苞得以蔓延而上達焉君施仁於民之象禮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所謂有隕自天以此厥美謂含章也墨子異端其言亦本於經故引之以證志不舍命之義

地上有水比澤上于地萃比五一陽居尊上下皆應無不順從萃有二陽四逼近五下三陰或欲從四或欲從

五無所適從故比初有字一心向五萃初有字不終九
五亦有匪字之象如楚漢方爭天下諸侯王或從楚或
從漢或始從楚又叛從漢或始從漢又叛從楚故初乃
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與五正應其中未變惟六二一爻
而已初雖應四後卒從五心懷狐疑故曰若號一握為
笑握古文作臺中心為臺一名靈臺臺誤為臺故一作
靈臺淮南子曰不喜則憂中未嘗平臺無所鑒謂之狂
生然則一握猶一心一心欲應四又一心欲從五羣陰

迷亂忽喜忽憂時號時笑臺無所鑒謂之狂故象曰其
志亂也如黥布叛楚歸漢始欲自殺終乃大喜過望故
曰勿恤往无咎初之恤三之嗟上之涕洟一也皆所以
狀其先迷後覺之情故皆繫以无咎三近承四亦知非
正而欲從正其志不果首施兩端故无攸利小吝盖九
五志未光是以其下或從或否如能懷才抱義終必悔
亡言天下皆悅而從之也九四立大功獲大吉位據衆
陰而人不疑功高天下而主不忌則剛中而應利見大

人萃皆以正矣說易者拘于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
例則比五一陽曷為而上下應乎頤上非君位故有拂
經之嫌否則合天下而從一人何嫌何疑豈必二五而
後為正應哉案內經春變動為握夏變動為憂長夏變
動為噦秋變動為救冬變動為慄楊上善曰握憂噦救
慄五者皆改志之名故曰變動易言一握亦變動之情
志亂之兒故淮南子以為狂生合之象辭其說信矣或
據內經握訓為變言初若號咷一變為笑蓋先迷而後

覺也其說亦通當兩存焉

尔尺握其也與屋通康成箋詩夏屋訓為大具故其注易

讀握為屋小貌淮南子高誘注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見李善文選注俗本淮南子無注臺誤為持鑒誤為監先秦諸子之書皆然安得有博古者正之倣真訓曰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

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俗本臺誤為臺高註亦訓為持然則

臺誤為臺久矣

臺簡謂心之靈莊子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注云靈臺謂心許慎高誘皆訓

臺為持本於莊子俗誤為臺司馬彪陸德明博極羣書

皆不知其誤甚矣小學之難言也

說文臺從至猶觀也四方而高與屋同義

釋名亦訓為持廣雅云臺輩也待也靈臺者有持猶孟
支也未聞訓為心則臺非心亦明矣

子之求放心不知其所持者有放心而不知求易動而
難持者惟心故曰不可持持猶操操則存舍則亡其心
之謂歟注莊子者不明故并及之

初六觥升大吉觥進也从中从夆允聲說文中為上出
夆為疾趨皆進之義引易曰觥升觥升者進升者南為
進反北為退故卦辭曰南征吉南征者觥升之謂也俗
誤為允訓為當又訓為信失之京氏曰升陽升陰而陰

道凝盛未可便進進以漸曰升卦雖陰而陽用事陽用
事者謂巽飛震伏巽陰伏震陽升乃震之四世四臨世
初應之土下見木內外俱順故初有觥升大吉之占四
有順事岐山之象然則上合志者指四與初非指二三
也四初合志故柔以時升坤位西南故南征吉我是以
知京氏世應之說必本於古矣二中有孚故有喜三前
无阻故无疑有喜則輕无疑則速皆非時升故不言吉
則二之孚三之虛不若四之順也又四互兌故乾鑿度

曰六四蒙澤而居山澤通氣兌在西方故有岐山之象
二用禴祭于廟四用享旅于山其内外之象乎君子順
德由小而大自卑而高初升至四合志之驗亦德志之
符至五而大至上而高升之極也京氏曰升至于極至
極而反以修善道而成其體則上為升道之成矣荀氏
曰坤性暗昧故曰冥升陰用事為消陽用事為息陰雖
在上陽道不息故曰利於不息之貞六五貞吉升階何
謂也自庭升堂故稱階太元去首之次三曰高其步之

堂有露三為進人故稱步五為堂自三之五其步高其視遠升不以禮未得其階故測曰妄升也六五之升既貞且吉得其階矣揖讓而升從容中禮非盛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升斯有降故程鄭問降階程鄭小人也未知升焉知降其象亦在去首之次五曰攬其衣之庭有簾自堂之庭非降而何簾之言迷也升則高步降則攬衣進退無禮故謂之迷冥升者迷之象也先迷失道得至有常故消於不富利於不息上位高故其象如此京

氏謂陽用事者亦以此天行不息易言不息者皆陽也



易說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說卷五
六

詳校官宗人府丞臣寶光鼎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董楊曾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卷五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古者周

公旦非關叔

方關
管通

辭三公東處於商人皆謂之狂後世

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此困二之象歟伐柯美公其

卒章曰我覲之子邊豆有踐踐行列貌謂以饗燕之饌

歡樂以說之所謂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坎為酒食需五

困二四卦之主皆有酒食之象以燕以樂謂之需旣醉
旣飽謂之困困者厭餽之名九二困而亨故其象如此
九戩美公其首章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言大魚處小
網非其宜聖人處小邑亦非其宜王欲迎公當以卷龍
之衣上公之服往迎之所謂朱紱方來也方來者猶未
來之辭於是望其來又恐其來而公遂去故曰是以有
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洛誥公欲退老
明農王賜以鉅鬯二卣曰明禋公不敢宿則禋於文王

武王所謂利用亨祀也公以陰揜避處於東降來居二位雖不正得中有實所謂征凶无咎也故蹇之二困之二皆象公者以此困之五成王之象歟頌之小毖嗣王求助也曰莫予弇蜂自求辛螫言莫敢摩曳譎詐誑欺自取辛苦毒螫之害辛苦毒螫剝削之象志未得也上陰揜剛管蔡誤王周公遜避國用弗康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所謂困于赤紱也赤紱猶朱紱指九二王猶疑公二五未孚時方多難予集于枯困于赤紱者

所謂公無困我歟王卒悔悟往迎周公公來相予天下
和同所謂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王賓殺裡咸格作冊命
周公王入太室禘所謂利周祭祀受福之象也卦以二
五成困亦以二五而亨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昏禮諸侯親迎乘金車
九四來迎初六而初入於幽不可得見故九四乘金車
而來徐徐而不進志在初而不得見初之象也初入幽
谷非二隔之二方處困焉能困人且二為困亨之君子

豈有君子而困人者哉四志在初猶魏文侯欲見段干木段干木避之而不見以諸侯下賢而不得見焉似可羞吝矣然魏文侯之名光於天下顯於諸侯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士羽之而然漸上九所謂其羽可用為儀也故象曰有與爻曰有終兌金坎輪故有金車之象虞氏謂困自否變否上之二成困否乾為金車豈其然乎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初象廢井人所不食亦无人

祀之者也五祀門戶中雷井竈白虎通云戶以羊竈以
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魚為川禽故稱禽易林井
之繇曰老河空虛舊井無魚廢井無人祀之故无魚言
不食者亦不祭也逸周書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
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井不渫而禽不
饗吾未之前聞一說水中有火故井互兌離兌為澤離
為鳥鳥集於澤不集於井故井无禽四不應初之象也
一說井者東方春諸跂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

不以春生歲始春日始甲故以井為始焉井巽為魚魚者井中蟲蛭即初之禽二之鰒井二射鰒猶妬二包魚井鰒為二所射故初无禽猶妬魚為二所包故四无魚也

呂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而難經井屬春井水生木木王春木上有水勞民勸相春耕之時也井水夏寒井冽寒泉之象故卦圖井當夏至則井之有功於人在春夏矣至冬報其功故冬祀井

九二井谷射鰒按井止水谷流水井非谷也爾疋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皆流水轉相灌注所入之名故春秋陽穀之會齊桓公曰無

障谷言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則谷乃流水非止水之井信矣流水之湍激者其象為射故曰井谷射鮒井兼名谷蓋井渠也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非也易稱井谷則井渠自古有之非始於漢矣井乃止水其道上行汲者上行之象不上行而下注谿谷明上無應與故莫之汲徒射鮒而已象言無與者以此春秋矢魚

易稱射鮒似矢魚者射魚也然易林曰操筭搏狸荷弓射魚非其器用自令心勞言捕狸不以筭罔魚不以弓則古無射魚之事矣公羊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張之者

謂張大之齊語名為登來登來者美大之之辭也

何休云登

讀為得齊人語作登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然謂張之張罔之屬誤矣

或引漢武射蛟為

證豈其然乎爻言甕敝漏何謂也甕一作甕說文八家

一井象構韓形中一●甕之象也井變為谷甕象壞矣

爻言敝漏者以此

革已日乃孚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有孚改命吉九五未占有孚乾為孚革互乾故乾三爻皆曰有孚坎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中體乾也乾三爻在需則曰三人乾為人在革則曰三就乾為就易傳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又曰一變為七七變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就之言究也凡物至秋冬則老而成就乾老陽故乾稱就乾以三就坤以六成坤用六而乾用九者就於三究於九也乾三畫其象為三人其義為三就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况三人皆曰吉乎故象曰革言三就
又何之矣言順應天人俟之而已又何往也三曰征凶
貞厲四曰悔亡至五則不待占而知其吉矣然則三就
者革於三改於四變於五革之循序而有漸又如此三
言征凶者周之五年養晦須暇之時歟坎戊離已離為
已日革物者莫若火乾金雖精得離乃成二為離主故
六二爻辭曰已日乃革之則卦辭已日指離何疑納甲
之說實本於易蠱甲巽庚革已其尤著者也說文已象

人腹離為大腹則已日指離益信矣王弼曰陰不能自
革革已乃能從之爻言革不言從此弼之臆說何足信
哉或曰乾為孚中孚無乾象何也中孚應乎天天非乾
而何剛得中故應乎天此乾為孚之義也革本乾二女
居之乾道乃革故中女革之始少女革之終坎流戊離
就已皆本乎乾坎得乾而流離得乾而就就之言熟也
善也成也思之熟行之善故離歷三陽而革道成矣一
說三就謂用刑凡卦有離者皆言刑湯武革命大刑用

甲兵也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大梟於原野大梟於朝士於市周

書曰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又曰獄成而孚此之謂三就

有孚象曰又何之矣之猶讞也獄疑則讞言三就有孚

又何疑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夏書曰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後時昏迷天象

其梟死古法之嚴若此然則治歷安有不明時者哉後

世失其傳歷法不明久矣至元而後歷法明至

本朝而後備明

水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
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
位乎天位憑權藉勢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
曰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
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
地方數千里完全富具以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
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古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
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能凝之也故凝士以

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然則秦并七國一統天下而不能凝荀子早已知之矣政不平禮不修士不服民不安十三年而秦亡自古亡天下未有如秦之速者能并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於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於郊鄩定鼎謂之凝命鼎神物也故德之休明雖小亦重其姦回昏亂雖大亦輕有勢者不敢干有力者莫能舉鼎定而命凝焉其

誰奪之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
昆吾乃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
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
南北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夏遷之殷殷遷之周夏殷周
之相受者數百年矣然則鼎之不遷於秦也古之卜者
先見之故至秦而鼎亡莫知其所在豈非神物哉豈非
神物哉不能定鼎焉能凝命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
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歟秦不郊

天是不享上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故曰不能定鼎焉能凝命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按禮有陳鼎特牲少牢當祭之晨皆陳鼎於門外俟羹飪而後實焉烹之於鑊升之於鼎載之於俎然則陳鼎不以烹非大烹也享上帝養聖賢謂之大烹蓋函牛之鼎也其容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足象上台皆作鼻目以為飾焉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少洎之則焦多洎之

則淡而無味故曰雉膏不食言不可食象傳所謂失其義也象言失其義者一鼎耳二雉膏熟物謂之革言鼎耳不可以熟物雉膏不可以鼎烹象舉一而兼二其例皆然矣三四象鼎腹而三敵應在上故象耳四正應在初故象足鼎以耳行以足止足折則不能止耳革則不能行不能止則喪其鼎矣故凶不能行雖未至於凶亦未免於悔蓋三迫近火故耳革在下卦之上亦改革之時而互有澤象

三四互兌

水火相濟則剛柔節而陰陽和

故曰方雨虧悔又三得正故終吉鼎取比不取應五比
上不應二上比五不應三三與上本不相應故无不利
二應五故稱疾四應初故稱凶明鼎之無取於應矣耳
有二故五陰象耳鉉惟一故上陽象鉉以全卦言之初
為空鼎雖顛无咎二則有實當慎所之三為鼎之烹四
為鼎之盈烹則不行盈則必傾五耳而兼鉉者五與上
比鼎道乃成鉉者鼎之蓋也蓋為尚溫或謂之扁或謂
之鼐扁貫以舉鼎長者三尺短者二尺木為之鼐覆以

辟塵尊鼎以布鼎鼎以編茅為之皆非鉉也鉉飾以金玉而在耳上非蓋而何儀禮歸饗餼鼎九陪鼎三設局鼎腳腫曉蓋局鼎言設蓋在鼎上故不言設則禮之蓋卽易之鉉明矣鼎不皆有蓋獨腳腫曉有蓋者尚溫也其餘無蓋者以鼎覆可知舊說皆誤以俟後之博物者詳而正焉

六二億喪貝六五億無喪有事億讀如抑億與抑通音義皆同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周

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此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億可以為之者猶言抑可以為
之也與論語抑為之不厭同陸氏釋文亦音抑後儒訓
為度失之或云億貝猶意錢今之錢古之貝也吾聞漢
有意錢之戲未聞古有意貝之戲以此說經不亦妄乎
古音抑讀為懿大雅抑戒楚語作懿戒懿與億同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九陵之象

未明說者皆鑿此周易也當以周禮證之周禮朝士職
曰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
注云舉之謂沒入官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過十日
而無人來識則沒入官司市職曰凡得貨賄六畜者三
日而舉之然則喪貝在市三日在朝十日而後舉之在
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猶可識而復得焉周之法
也爰稱七日則在旬之內矣躋於陵猶委於朝不稱朝
而稱陵者易言象使人以象求之朝有九重闕有九棘

九陵之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祇復之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越伍有常刑越鄉入圜土故喪馬喪茀皆曰勿逐豈非時王之制乎凡失物而占遇此爻不必追尋旬內自得以此推之則六十四卦無虛象信矣其義則二五雖皆乘剛初震來厲四震遂泥故五無喪而二不能無喪喪而復得者二五皆在中也鷖冠子曰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周官之法如是喪貝勿逐自得者以此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坤為身艮為背或行或止皆身為主而背隨之故爻辭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皆言身而不及背也一陽止於坤上成艮而象背則一身皆統於背背為主而身不得自由呂氏春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制之者禮也非禮則勿言勿動勿視勿聽此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故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德之象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隨時若不得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之謂不獲其身不獲其身非無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而後無患陋矣君子止于其所有身若無身何患之有人皆知有用之為用莫知無用之為用讀易至艮卦而後知無用之為用也大矣哉人之一身五官四體皆有用而背獨無用惟其無用所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孔子為聖之

時蓋深有得於艮之道也由是一身之所用者皆不敢自用則凡言動視聽悉由乎天則而非禮不得干焉自古未有縱體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者也故不獲其身乃合乎道正其形壹其度則字泰定而天光發矣豈必墨墨恢恢若槁木死灰哉艮象門庭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行其庭謂三也三互震震為行其人謂上也乾為人坤為鬼三上皆乾故稱人言兩艮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隔

絕門庭使內外不相見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艮為鬼
門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昧氣之起於幽蔽艮者山也
積陽成體萬靈所止起於冥冥衆物歸之靜如幽暗不
顯其路故曰鬼門所謂不見其人者亦以此然而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的然者亡闇然者章大學欲明明德必
先知止此聖人所以定之以中正而主靜也故曰其道
光明艮體篤實輝光日新此之謂歟

虞仲翔謂艮卦觀
五之三非也伏羲

先作八卦由八卦變為六十四卦安得
觀變為艮乎漢儒卦變之說必不可通

艮爻初趾二腓

三限四身五輔而不言背何也上九背之象也爻曰敦
艮象曰厚終一身之敦厚者莫如背六爻上九獨吉不
言背而背象見焉矣背在後故比上為後夫背之象也
比上為肩艮上豈非背乎比上背五故凶艮上背三故
吉比背凶艮背吉惟其時而已老子曰負陰而抱陽謂
人背北面南內經曰背為陽腹為陰謂負陰者陽抱陽
者陰背負陰故其象鬼冥背體陽故其道光明陰暗昧
而陽光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限為身半內經謂之天樞
天樞之上自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天
樞之下自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限者
上下之際氣交之中人之分也三分析之上天下地中
當氣交故稱限天地之氣交合於此化生變易皆在其
中故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豈所當止之地
哉非所當止之地而亦止焉故曰艮其限也艮其限則
天氣不交於下地氣不交於上上下下分為兩截如列其

資矣在天地為否否則天下无邦在人身為病病則一身無主故曰危薰心也其病名關格關格者上下不交凡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皆不流行而病將危矣故稱厲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九三不知所止者也三互震震為行而陷於二陰之間則震遂泥時當行而不行故其象如此彖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三之動靜失其時矣如水之鬱閉而不流焉得清哉虞氏謂古文闡作熏荀氏易作勲胡廣曰勲者闇也漢時古文尚

存其說似有據閤之啓閉其要在樞天樞者天心故曰
厲閤心存之以備異說咸艮皆取之身其象略同咸者
無心之感也孔子曰何思何慮咸四之思徒憧憧而已
咸四當止而不止艮三當行而不行皆失其時者也艮
下三爻二居中故稱心初趾二腓腓隨趾不隨限趾動
則腓隨與限何涉乎二隨初不隨三初欲止而二欲動
初雖止之豈能退聽哉不欲止而強止焉故其心不快
三當身半名為氣交故亦稱心

說文見艮也从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

見其
限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隨陽之鳥故漸之
初二皆隨三三陽也進得其序故初无咎二得吉女歸
而姪娣從之之象然而三獨凶何也鴻雁成羣飛有行
列故稱羣醜漸者進也三離初二而進與四合故曰離
羣物三為羣初二三羣之象四非其羣也故曰失道三
獨凶者以此三四五互離離為大腹故三五皆稱孕則
三五皆象女歸而五獨吉者剛得中也三互坎坎為寇

上下皆陰順而從焉故利禦寇五居中得正寇不能侵
故三利於禦五莫之勝言不待禦而自莫能勝之吉其
宜矣內卦為艮艮少男初在下故稱小子男智莫如夫
女智莫如婦故九三象夫婦小子者女未笄男未冠之
名也長者慮深少者慮淺故雖厲而无咎孔子見羅雀
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其故羅者曰大雀善驚故難得
黃口貪食故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則
得之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貪食而忘患獨以

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從小子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上九剛上而尚賢貴而无位鴻飛冥冥矰繳不能及網羅不能嬰賢人隱之象也人主尊而尚之敬而事之設几杖之禮處賓師之位雖黃綺未稱臣嚴陵不屈節亦足以為朝廷之矜式邦國之羽儀矣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齊桓而

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齊桓也及其卜相則曰公子成與翟璜孰可功不及五伯者以此相者百官之長也國之興衰係焉成與璜非其師友乃其戚愛擇相而不出此二人以私勝公衰國之政安能及五伯哉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有三士以羽之雖以中材為之君戚愛為之相猶不失千古之顯名孰謂賢人無益于國乎漸之上九曰其羽可用為儀此之謂也上者下之

儀民則而象焉九居上故稱儀文章謂之羽其文秩然
條理分明孰能亂之陸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陸西陸或
改為達失之矣齊桓公曰今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
北四方雖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故能通
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然則
賢者非人君之羽翼哉故曰鴻鴈高飛一舉千里羽翮
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施四
人來而漢儲定者以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案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先儒謂卦互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氣配日月故歸妹為嫁娶之占特以卦位不當二三四五皆失位又三五皆柔乘剛故卦辭曰征凶無攸利而俗解遂謂卦名不曰女歸而曰歸妹此女歸不待男行而自歸之象如其說則彖傳安得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乎失之甚矣又謂九四愆期賢女待佳配而後行之象六居三九居四不中不正卦辭所謂征凶者也且愆期謂期而不至詩

云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箋云女雷
他色不肯時行故男雖親迎女猶不至而謂之賢女可
乎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
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
注云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宥疾順公與公約定
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莊公先娶孟任生子般夫人
有難辭者以此然則盤桓不行稽留有待約定乃行正

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者何休謂夫人要公不為大惡夫婦有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非也穀梁傳謂親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公先至而後夫人入為失其正愚謂莊公娶哀姜其後淫於二叔遂弑二君禍幾亡國賴齊桓撫而存之不正之端先見於親迎之始猶履霜而馴至於堅冰故春秋謹而書入者內弗受焉爾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皆父母命之女歸奉父母之命安得有待而行有待而行者哀姜要公不肖疾順

之象也歸妹六爻惟初得正五得中為吉餘皆非吉占而三四尤失正女本無取於剛女子行丈夫心此末喜之所以亡夏也後儒謂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豈然乎六三反歸以娣何也反歸者歸而反出也以娣者五娣從君而行三娣從君而出也二稱幽人何也男未仕女未嫁之名蓋女子貞而不仕者也初稱跛二稱眇何也初為震足兌為毀折故稱跛離為目二互離而非正故稱眇反歸為出何也春秋曰來歸易曰反歸皆出也自

女家言之曰來自夫家言之曰反詩云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棄婦決絕之辭穀梁傳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范氏註云反謂為夫家所遣一說女弟為娣楚詞女須屈原之娣娣歸而娣從禮也娣反為娣貴反為賤陽反為陰故象曰未當也兄為須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四在震為主故稱主初四敵應故稱配敵應者不相與故稱遇往有尚未朝聘也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意待之雖雷十日不為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

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非常賈公彥曰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為正一旬之後或逢凶變不得時反則有稍禮謂之稍者畱間稍稍給之故曰非常非常者或逢凶變也逢凶變則有過旬之稍焉凶變謂之災故曰過旬災也言筮者遇此爻則告以可暫畱不可久處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苟無凶變安得久安而不去乎下卦離為火為日故稱旬火性不畱亦其象也一說配主指二二為離主納甲離初已

卯離二已丑卯至丑為一旬坤數十故坤巽離兌納甲
中間皆十日初二相合為配相比為遇不可以久十日
則无咎過則有災災謂生尅以生尅定吉凶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五來
章有慶譽吉蔀當作部蒲口切歷書唐都分天部注云分

部二十八宿為距度天文地理皆有部名太元方州部
家取諸此蔀草名廣雅蔀蔀魚蔀也部誤為蔀失其義
矣一曰術家推閏法為蔀首非也部首作部亦誤為蔀

說文部天水狄部从邑音聲與斗協斗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分之建之均之移之定之所謂天部也故車蓋之部一名蓋斗斗非部而何豐部而斗見者以此京氏曰陰處至_音為世_{五六}大夫見

應_六二君臣相暗世則可知荀氏亦云陰據不正奪陽之

位指六五也二五皆陰君臣俱暗積暗成疑積疑成疾

故曰往得疑疾陰稱疾陽稱慶_音故坤積陰為疾乾積

善為慶二稱疾故往見疑不見信則疑疾指五而五稱

慶不稱疾者上動下明明動相資君臣道合二以發明
志五以動來章由是疑者見信暗者得明焉一人之明
不足以照天下惟能來天下之章而以羣賢之明助一
人之明則天下遠近幽深無不照矣彖傳曰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來章者來天下之明所以照天下故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京氏謂夏至積陰生豐為亂世之始君弱臣強謂
六五弱九三強故曰折其右肱无咎說者謂斥去用事

之臣則免于咎故漢世水旱日食輒策罷三公失之甚矣又謂動乃明積則暗者指上六也豐之暗莫暗於上六故有豐屋蔀家之象火伏為藏火明於發暗於藏故二稱發為明上稱藏為暗三歲不覲則終無覲之時矣故凶見斗見沫日食之徵沫者斗杓後小星小星見則日全食於斯時也白日若冥行人見星獸歸於穴鳥棲於林葬者止柩俟明明反乃行故曰闔其戶闔其无人自藏也言暗之極也

上六豐其屋部其家部亦當作部家之部部大而家小
彖傳曰豐大也豐其屋謂大其屋部其家謂大其家上
高之象也天文危為蓋屋虛為哭泣宋均曰蓋屋之下
中無人但虛空似乎殯宮故主哭泣然則上六有似殯
宮其虛危之象乎王充曰闔其戶闌其無人非无人也
无賢人也人君之明莫明於用賢人君之暗莫暗於蔽
賢明動戒豐衆賢在位故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言賢
人衆多由是明四目達四聰如日中而光照天下焉豐

上處高而不明故有豐屋蔀家之象小人位於高賢人
隱於下三雖賢不獲乎上亦折其右肱而不可用矣故
象言藏謂賢人藏也賢人之藏由上舍之故九五來章
則賢人皆至吉人藹藹多士濟濟矣二五皆暗得中而
明五之章二實發之君明則賢人出君暗則賢人藏此
五之所以吉上之所以凶歟春秋鄭盜殺三大夫而逃
於宋鄭人納賂於宋求之以馬四十乘及師蔑師慧慧
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
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豐上所謂無人者以此不然
其屋壯麗其家高明猶宋朝也而謂之無人可乎

淮南子泰

俗訓云易曰闔其戶闔其無人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象曰天際翔何也鳳

翔千仞覽輝而下見德險微增擊去之言賢人皆高飛
遠逝而不可復留矣在上者飛遁在下者潛藏賢人去
而國空虛之象也按漢易天際翔作天降祥春秋左氏
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孔疏謂書序

毫有祥桑穀五行傳有青白之青青白之祥皆以惡徵
為祥然則天降祥者惡將亡天降之惡徵明矣揚子解
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
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炎炎隆隆電明雷動
收聲藏熱天降之祥豐上之象若此震數三故曰三歲
不覲或曰葬者藏也豐上殯宮之謂也

易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卷六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旣慎且明斷而敢行何留之有夫留之為患也甚矣豈獨獄為然哉賈誼曰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弗改謂之惑狂與惑皆留之為患也董仲舒曰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是故春修仁

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暖
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
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
方致暖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方生之時有殺
方殺之時有生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由是人事之
宜行者無所鬱滯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
生當死者死仲舒之言誠得不留之義矣雖然猶未盡
也吾聞求善未聞求惡故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

求姦未若禮賢君子之德風善人能去殺君欲善而民
善矣又何惡之求而猥云秋修義而求惡乎唐堯著典
胥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聖人在上弘崇晏晏苟
非元惡必不春夏殺人故陳寵謂三微之月三王以為
正君子不行刑不行刑者非留之謂也所以稽天意而
合人心也不疑故不留疑則必讞廣雅曰讞疑也謂臯
有疑者讞於廷尉也
獄之有讞也君子所以盡心焉慎而不明未得物情故
噬嗑曰得黃金言金能炤物見其情也明而不慎草菅

人命君子豈以人命為草菅哉說者謂旅之為象勢不久留失之矣旅卽次者宿也宿為留不留獄者猶子路之無宿諾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田所以講武事續武功資斧一作齊斧齊之言劑也齊斧所以劑斷也說文劑斷謂之鉞是為武人之貞初失位故利用武四得位故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資斧則失武人之貞矣故凶初擬之以武

四象之以田上終之以斧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蠱
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為仁庚金為
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
巽利武人太元斷首之次七曰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
有鑠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為早庚從貝
為續古文早作甲者開其始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庚者
續其終故爻辭曰无初有終革以三成故革言三就申
命行事皆先三後三者以此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

行指二五也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言剛巽乎中柔順乎下初順二而二无咎四順五而五悔亡初四承而順之故二五兩爻皆吉三遠初而吝上遠四而凶故卦言小亨則卦主在初四明矣二上皆象牀下何也巽陰用事牀下象陰太元迎首之上九曰溼迎牀足測曰願在内也内為陰牀足猶牀下明二志在初上亦志在四二近比初而上遠乎四故二吉而上凶剝卦五陰所以亦取象于牀也蠱卦利涉大川何也蠱者坤之初乾之上

而成蠱也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故
曰利涉大川或云蠱變為乾巽變為震故蠱甲而巽庚
古資齊通潘岳關中詩曰周殉
師令身膏齊斧齊斧猶資斧也

六三來兌上六引兌卦以三上而成剛中柔外柔道牽
引與牽同義柔道不能獨立必附於剛或進或退或往
或來皆剛牽而引之故上曰引三曰來明上之引孚於
五三之來孚於二也故二五皆稱孚亦皆孚於三上可
知矣八卦相盪故有往來春秋莊公十有七年鄭詹自

齊逃來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
矣三之來也其佞人之象乎初與三遠故曰未疑二則
凝矣然得中而信孚有孚於小人則小人亦信服之而
不為害矣故吉卦象夬夬者剝之反五正當其位故曰
孚于剝有厲九五具剛中之德而不免於厲者上六累
之也故班固述漢元曰閹尹之訾穢我明德言孝元明
德之主而信任弘恭石顯故漢德中衰然則上六乃恭
顯之象乎凡陰稱疾陽稱慶易之例也四介三五之間

下比三故稱疾上承五故稱慶爻曰有喜者猶无妄之
疾勿藥有喜云爾又相比曰介相應曰仇鼎二之疾應
也兌四之疾比也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四當內外之介
故稱商商兌猶酌損損當酌兌當商商酌者朋友講習
之象也損內卦兌疾則未寧慶則有喜古人好作反語服虔
注左傳訓寧為傷古訓也然則未寧猶未傷言小人未
能傷之小人之傷君子也亦由君子絕之太甚四稱商
兌明不絕三誠得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義矣漢

書稱蕭望之素剛歷位將相而鄭朋傾邪欲附望之望之始納之而終絕之朋由此怨恨而望之卒為朋等所中傷豈非小人之傷君子亦由君子絕之太甚乎兌四剛居柔不過于剛故其象若此說者謂上應三三體離故稱光內卦互見離巽配火木入金宮火木兩弱故曰未光愚謂柔順剛為巽柔揜剛為兌凡陽稱光未光者言九五之光揜於上六也說易者必離而後為光固矣夬五亦曰未光豈離之謂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彖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柔往居四剛來居二而成渙故曰渙奔其机机當作丌丌猶居也剛來居二故稱丌說文曰丌下基也所以薦物亦居之義巽古作𠔁一作𠔁皆從丌說文曰具也為長女為風卦上巽下坎故有此象巽風行坎水故稱奔剛來而不窮有丌以薦之故不陷于險丌為下基得所憑依如劉季入漢中終以下基而得天下之象不王關中而入漢中悔也仍從漢中還定三秦故象

曰得願爻曰悔亡二雖坎體而互有震象動乎險中其義不困窮矣悔亡得願亦以此丌通作机其音同其義亦同虞翻曰渙廟中故設机說文凭古馮尻古居處古字皆從几得几而止凭几與薦丌音義同丌象儿形實一物下基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剛來居二之義也

渙訓為文六月卦言陰陽相雜渙有其文故易之渙太元象之以文曰陰歛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

然此渙之義也卦象風行水上而成文焉故訓為文卦
氣圖與睽對太元象之以戾曰陽氣孚微物各乖離然
則睽離也渙合也京氏易傳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則
渙又訓為合矣雜卦傳曰渙離也序卦傳曰渙者散也
謂離而合散而聚一字有數訓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
有所當也學易者見序卦傳訓為散故渙卦爻辭皆以
散解之九五渙王居象曰正位也位可散乎失之甚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呂氏春秋曰渙者

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也渙為文章賢能之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朋
黨則君子羣而不黨羣不可訓為黨亦明矣朋黨非盛
世所宜有也且朋黨散謂之无咎可矣安得元吉乎象
言光大光者渙之正義非散之謂也光被四表堯之
文章則渙訓為文信矣丘指五五互艮頤之丘賁之丘
渙之丘皆有艮象九五渙之主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六
四得位承尊上同乎五陰為平地陽為高丘匪夷所思

者平地忽有高丘之象也卦名渙者謂天下已散而復聚之人心已離而復合之如王莽篡漢更始中興將北都洛陽時光武為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室於是置僚屬一如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衣婦人衣莫不咲之或驚而走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垂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非所謂渙有丘匪夷所思者哉丘者君象也故離騷以高丘喻君曰哀高丘之無女言有君而無臣也九五王居正位丘之

象或訓丘為聚失之

陸氏釋文云有丘姚作有近近古近字音記詩往近王舅箋云近讀

若彼記之子之記一作丌上卦巽弭從丌故曰渙有丌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之位曰大寶王之名曰大號以一人而臨萬邦撫四夷言傳號渙萬里奔走上下四方無所不達故有渙汗之象焉渙王居者天子之居曰京京言高也大也渙之象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言改號為周易邑為京所謂渙也故象曰正位也白虎通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

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皇者何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
天下不為皇也說文云王者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云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參
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然則皇也帝也王也
皆大號也貫通三才謂之王不煩一夫不擾一士謂之
王居言王居安則天下皆安中國合為一人萬姓通為
一體故謂之渙渙之言合也通也如煩一夫擾一士以

勞天下則堯舜且以為病王居安得无咎乎老子曰道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為域中四大故曰大號俗訓號
為號令居為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潰漉汗風行水上
之象亦所以狀其大也賈誼曰桀天子紂天王已滅之
後士民詈之然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
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君子之富也士民
樂之故謂之富也苟非王居无咎焉能正其位長保其
崇高之富貴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坎為通兌為塞
通塞各以其時當塞反通當通反塞是為失時故象曰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老子云塞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明節
之初九當塞兌閉門之時矣兌為口口者一身之門戶
戶庭門庭口之象也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
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塞兌閉門謂之慎密不密害成

終身不救老子之言信矣可不戒歟鬼谷子曰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捥闔制之以出入捥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然則節初當闔為陰為閉為默節二當捥為陽為開為言動靜語默各以其時也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謝子濟世曰虞澤虞一名鷺愚謂虞與鶴皆澤鳥中字內卦澤也故九二象鶴初九象虞虞一名姻澤鳥一名護田鳥似水鴉蒼黑色常在澤中

見人輒鳴喚不去有似主守故名虞鳥之專壹而無他者也虞吉者言初九如虞之專壹無他則吉若亦他焉膠膠擾擾反不如虞之安於其澤矣故曰有他不燕不燕者謂不如虞之安於澤也六三時而鼓時而罷時而泣時而歌皆所以形容其不安之兒故初九亦有戒辭焉虞與燕皆訓安禮葬曰虞所以安神燕禮正歌備饗禮終司正西階上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於是說屨升就席坐乃安未安以前立行饗

禮旣安以後坐行燕禮曰燕曰虞言初九當少安毋躁也然則不曰吝何也比初下從上為順故有他吉大過上撓下為逆故有他吝中孚九在初故不言吝志未變故曰吉虞訓安兼訓守故澤虞為守澤之鳥虞人為守澤之官志未變者守其位不思其外也詩云鶴鳴于九臯臯古澤字澤為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作臯後人誤為臯失其義矣水經注云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臯亭古臯澤字相似

臯從大為澤臯從本為臯本古作谷

故名與

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臭皋臭二字以相似而相亂也
久矣孰能正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讀
為磨與和協我與爾靡言相磨礪也荀子曰求賢師而
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所見者
忠信敬讓之行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
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所見者汙漫淫
僻貪邪之行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

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此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義也好爵猶好德孟子謂之天爵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之功故與善人處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與不善人處身且加於刑戮而亦不自知則靡之之功神矣化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管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然則漸順服習久而化者靡之義也故曰幾靡勿釋牛車絕鞶

鞶戶限

靡古作廟見法言省作靡或訓為縻或訓為

散皆失靡之義矣

史記蘇秦傳揣摩鄒誕生本作揣靡靡亦讀為摩衡山王傳曰亦其

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合觀衆說則舊解之誤益明

好爵本乎天吾與爾共有之

故願與爾共靡之九二比初九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
子視其友也九二應九五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君視
其左右也此靡之之人與靡之事當於爻之同德比
應君臣朋友間觀之故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
而靡或射之也

射射通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鶴鳴子和我

爵爾靡惟其誠而已不誠其動人心不神故誠又誠合

於情精又精通於天雖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此中字之所以信及豚魚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雞棲于桀劣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丈無戾天之翼而曰登天易之取象不若是之妄也翰一作鶡鶡音雉肥古用以郊天故曰登于天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鶡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凡易之取象皆然無是事則亦無是象矣然鶡音郊天占曰貞凶何也雄雞斷尾憚為犧郊天之禽衣以文繡其去死也

不遠矣故象曰何可長也人之華美外揚中無實德者其猶丹雘之赤羽乎焉能去咎適足招凶郊不以誠天亦不歆其祀也曲禮雞曰翰音亦言天子諸侯祭祀之禮諸侯惟魯用丹雘爾足謂之天雞逸周書謂之文翰言其有文彩形若翬雉蜀人獻之一名鷦風一名澤特愚謂翰音卽小過飛鳥遺音鳥之飛且鳴者翬雉之屬其飛不高故宜下不宜上下吉上凶中孚初九安於下而吉小過初六志在上則凶中字與小過旁通故皆取

象於鳥

說者謂中孚象離小過象坎非也中孚坎象半見小過離象半見坎為信剛得中故名中孚離為鳥初上變小過橫成非字從飛下猳象鳥飛下故曰不宜上宜下卦

之初上皆有飛鳥之象焉

史記周孝王使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而晉廬子諒贈崔

溫詩非子作飛子注云非與飛古文通漢梁相孔耽碑文亦非作飛曰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小過橫成淵卽古文飛字與非通用可知說文一象天亦象地一上曰不天在上

下曰至地在下不者鳥飛上翔不下來至者鳥飛至地

不上去上六上翔固宜凶矣初六在下宜吉而凶者初
應四亦上翔不下來故凶離象鳥者外二陽象其翮中
一陰象腹背之毛鳥之所以能高飛者翮也腹背之毛
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初上二爻變折其一翮矣雖欲
高飛其可得乎故上六爻辭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初六象辭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亢龍有悔飛鳥以
凶有不亢之龍無不飛之鳥故曰不可如何然則無避
災之道歟安處其下不往何災也凡易言飛者皆陽爻

乾五飛龍遯上飛遯

肥古易作飛王注云鰲繳不能及則晉易亦作飛淮南九師道訓曰

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立賦曰利飛遁以保名

明夷初九于飛象高飛之

鳥垂其翼者所謂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飛之高故去之遠且速初無傷象舊說失之小過初上二陰象鳥飛無翼故皆凶內經曰陽明之陽名曰害蜚陽明五月一陰生不利賓故曰害蜚蜚與飛通害蜚者所謂飛鳥以凶歟王冰曰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行則生化弭魚游於水鳥蜚於雲此化機之見於上下者也飛鳥以

凶是為害蜚則在上之化機息矣故曰不宜上宜下天地陰陽有飛有伏當飛而伏謂之失時當伏而飛禍患隨之小過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惟其時而已矣

論

訓曰積陰則沉積陽則飛小過者陰過也是為積陰當伏而飛故凶

飛鳥遺之音虞仲翔曰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成小過離去震存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仲翔好言象其說近鑿小過有飛鳥之象故知其從晉來此漢儒卦變之說如其說則晉奚為不取象于鳥也以

此知虞說非也或云卦示以兆如飛鳥遺音亦以意說而無根據又以不宜上宜下為鳥音則尤鑿矣飛鳥遺音者翰音也爾足蟲鳥皆名翰從蟲為𪚩從鳥為𪚪皆曰天雞從蟲者一名莎雞如蝗而斑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從鳥者一名丹雞其羽亦赤引吭長鳴必先附翼皆蟲鳥之飛而作聲者故皆以翰名所謂飛鳥遺音也翬雉之屬且飛且鳴翱翔麥田之中愼歷蓬蒿之下終身未嘗高飛遠舉故小過取象焉所謂

不宜上宜下者以此莊子曰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
為鳥也𦑔𦑔𦑔𦑔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
敢為前退不敢為後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誠如此則安得有災青乎𦑔𦑔𦑔𦑔飛
不高也爾足謂之𦑔𦑔訓為竦言不能遠飛惟竦翅上
下而已上六過亢離凶其不免於膏災也宜哉鶩說文
作鶩鳥之鶩者從鳥從𦑔陸甸曰鶩從𦑔上為𦑔鶩飛
戾天故從𦑔上逆而下順也

初九曳其輪六二婦喪其茀坎為輪

二至四互坎

茀者車之

蔽也自二至上為重險二象輪曳之者初也初非輪

離無

象輪乃曳輪者二為婦車初曳其輪故二喪其茀之前有

險當濟之時衆皆競濟初能曳而止之所謂見險而能

止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喪茀與曳輪同義皆不行之

象初與二近而相得共濟之人故其象如此喪茀而復

得者言今非其時待時而動得中道也柔得中故小者

亨既濟之六二卽坎之初六初六以失道凶則六二以

得道吉矣卦言初吉二與初皆吉可知三億四疑五失
其時至上而厲其道窮也第一作第淮南隆形訓曰燭
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則第訓為蔽信矣
爾足曰輿輦前謂之輶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
蔽第與蔽皆車後戶之名第者以韋輓之蔽者以簟衣
之詩云簟第朱韞然則第與蔽異名而同物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西鄰
其象難明說者多鑿愚謂二至上象習坎五與三對上

下兩坎東西二鄰言九五不如九三之得時也日東月
西二離為日五坎為月其象倒矣明非指二象言吉大
來非小亨也似指九三又三與五同功亦鄰之象三至
五互離離為牛禴祭殺牛三五共之祭同而受福不同
者豈非以其時哉且未濟之九四卽旣濟之九三觀未
濟之志行在四則知旣濟之得時在三矣繫辭云易之
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孔穎達謂西鄰受福指文王後儒皆云西鄰指二似非

其象且二稱婦謂象文王可乎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事相類又旣
濟乃坎之三世九三為世爻故象傳謂之時則西鄰指
九三又何疑象言初吉終亂則得時在內卦明甚或云
受福指九五五雖未至於窮失其時矣而云得時受福
有是理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井汔至亦未繙井羸
其瓶凶汔至汔濟皆指二爻古文井作井中一點瓶之

象井二甕敝漏羸之象也至謂自上至下自此至彼說丈一象地一在下為至則至非上達之名未至下而瓶羸猶未濟水而濡尾坎為狐坎初稱小狐猶漸初稱小子井以及泉為功濟以登岸為終汲井未及泉故曰未有功濟水不登岸故曰不續終孟子曰有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詩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君子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故能及於泉畔援既絕歆羨不生故能登于岸井谷射鮒而無

盈科成章之美焉能及於泉小狐濡尾而有畔援歆羨之心焉能登于岸君子觀井濟卦辭而悟修身之道焉首象上尾象初初濡尾上濡首亦不續終之象也虞仲翔謂否二之五成未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曰不續終失之矣天下豈有以不續終為利者哉或云汜至汜濟皆指五亦失之井五寒泉之冽濟五暉吉之光非井之有功濟之有終者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道義者性之德也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

子為存

才俗作才
存俗作存

盖才子則能繼故善繼謂之孝能繼

則能成能成則能存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惟能存之故
能繼之成之孟子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以此不
才子則不能繼不能繼則不能成不能成則不能存孟
子所謂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以此成性者
成已性謂之仁成物性謂之知皆性之德故曰成性然
非繼之存之則不能成已性又何以成物性焉可謂之

成性乎成性非本成之性天命之必待人成之中庸言
盡性能盡則能成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為成已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是為成物性苟非繼之者善則人物之性安得成哉
道義之門乾坤之門也於文半門為戶兩戶為門故分
乾坤言之曰戶合乾坤言之曰門乾坤之門一陰一陽
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道義之門舊說謂繼之成
之皆在天非在人其事其說益多其理益晦中庸言盡

已性盡人性盡物性所以贊天地之化育卽易所謂繼
之者成之者也繼之成之正所以贊化育安得謂在天
非在人之事乎又言成已成物者性之德中庸發明成
性如此其詳學者不合而觀之宜其蔽也孟子言為不
善非才之臯則繼善成性乃才之功言性不言才則其
說不備吾故特揭之以待後之學者

成性所以成人其
質既美文以禮樂

所謂道義之門也故
曰立于禮成于樂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地之宜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

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皂二曰川澤動物
宜鱗植物宜膏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麋四曰墳
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
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一作天地之宜者後人不知
而妄加之者也吾聞有地宜未聞有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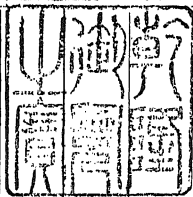
大過取象棺槨說者謂木在澤中不葬於土而葬於澤
是很子葬父也恐無是理又云取象於入而後說亦非
葬者藏也何說之有山上木為高木地中木為生木火

上木火下水為繫水澤上木為虛木地上木為觀木水上木為行木水下木為汲水澤下水為滅木虛木象舟虛觀木象門闕行木象舟行汲木象汲井滅木象棺槨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焉不取說為義也滅木為死木故有死象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荀子言之詳矣曰積微成大月不如日時不如月歲不如時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

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積微之謂也積微成顯積隱成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獨其積於獨乎獨者夜行之謂也人所不見故曰夜行積善成名惟夜行者能之日積為月月積為時時積為歲此大禹所以惜寸陰文王所以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可謂能積微者矣詩曰德輶如毛蓋言善之小也如

毛之善積成丘山民鮮克舉豈非以小善為無益而弗
為哉弗為故弗克能舉之故能積之孳孳為利者積而
成富孳孳為善者積而成名積善有餘慶音積不善有
餘殃故君子慎所積



易說卷六